



天涯路

贺朗

广西人民出版社

I247.5
3221
3

BK P7/11

天涯路

贺 朗



541518

天 涯 路

贺 朗 著

☆

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南宁市河堤路14号)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1092 1/32 11.5印张 插页2 249千字

1988年10月第1版 1988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 数：1—10,100 册

ISBN 7—219—00816—3

I · 228

定 价：3.05 元

“噼啪，噼啪，……”一阵热烈的掌声，在迎宾馆大厅里响起来。人们的目光不约而同地朝大厅的入口处望去。

这时，一位西装毕挺，风度翩翩的中年人出现在大厅门口。他四十出头，中等身材，长着一副白净好看的瓜子脸，一绺曲卷的头发搭拉在额前。他戴着一副厚边的玳瑁眼镜，一派斯文，显出颇有身份的学者风度。他是外国人的穿着打扮，但从他黄色的肌肤，言谈举止，不难使人看出，他是个华裔。他叫余维国，是美国吉姆士石油公司海上石油勘探高级工程师，他代表美国吉姆士石油公司来和中国进行“中美技术合作”，勘探开发南海石油。跟在他后面的一位黄头发、蓝眼睛的美籍工程师罗杰斯，就是他的助手。此刻，美国的贵宾在中国南海石油勘探开发公司负责人王崑山的陪同下，步入迎宾大厅。

不久前，美国吉姆士石油公司和中国南海石油勘探开发公司签订了一项中美技术合作勘探开发南海石油的协议。中国决定引进美国吉姆士石油公司先进的海上石油勘探新技术工程。这项新技术工程就是余维国高级工程师创造发明的。现在余维国就以该公司全权代表兼工程技术顾问身份，前来中国执行中美技术合作协议。

当余维国踏入迎宾大厅时，站在大厅门口迎候的是一位年过半百，两鬓微白，身体硬朗，穿着朴素的负责外经和石油工业的副省长高力。高力以主人身份，非常热情地迎上去

和余维国握手，热烈欢迎来自太平洋彼岸的美国吉姆公司的贵宾。

“余先生，见到您很高兴！”高力握住余维国的手，高兴地说：“我们热烈欢迎您和您的同事罗先生到中国来。”

余维国好看的瓜子脸堆起笑容，他握住对方的手，也激动地说：“尊敬的省长先生，见到您，我和我的同事都非常高兴！”

高力望着这位风度翩翩的专家，亲热地说：“余先生亲自带着自己创造的新技术，来执行中美技术合作协议，我们表示非常敬佩。”

高力一边说着，一边把余维国介绍给列队站在自己身边的南海石油开发公司的负责人认识。大家都热情上前和余维国握手。然后把余维国和罗杰斯引到大厅上就坐。

高力饶有风趣地对余维国和罗杰斯说：“我们中国有句古语：‘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今天，余先生和罗先生，带着中美人民的友谊，不远万里而来，为勘探开发南海石油效劳，我和我的同事们对你们表示最热烈的欢迎！”

“噼啪，噼啪，……”大厅里又响起了一阵热烈的掌声。

“谢谢，谢谢……”余维国站了起来，很有礼貌地用右手按胸，微微弯腰，向大家一一鞠躬，表示由衷的感谢。然后，他用手把搭拉在自己额前的那绺曲卷头发往后一拨，扬起头来，用睿智和聪敏的目光，向大厅的主人们扫了一眼，就对身边的高副省长说：“省长先生，你们如此盛情的接待，我和我的同事都非常感动。我们向您，并通过您向在场的尊敬的先生们和女士们，致以衷心的感谢！”

大厅里又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高力探身向身边的余维国道：“余先生，看你讲的中国话很不错呀。”

余维国笑了笑，说：“我是华侨……”

“呵。”高力表示惊讶，听出对方讲话带有重浊的广东腔，于是又问：“你是广东人吗？”

“是的。”余维国把搭拉在额前那绺曲发往后一拨，望着这位热情大方的省长点点头。

“哦！……”高力不觉惊讶起来，“那么，你对我们这个城市都很熟悉吧？”

“是呀。”余维国点了点头，“这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甚至每块石，每杯土，我都感到非常亲切。……”

“呵！……”省长又惊讶地呵了一声。

余维国看到省长惊讶的神色，就补充说：“省长先生，‘文革’前，我曾在这里工作过，为寻找海上石油，曾在南海上挨过风浪呢！”

“呵呀！”高力更加惊奇起来，瞪起眼睛认真打量着对方。在接待名单上，他曾看过有关余维国的介绍，但介绍很简单，只知道他是个很有学问的华裔科学家，是美国吉姆士石油公司最新海上石油勘探技术工程的创造者，除外就不清楚了。现在听余维国这么一说，才知道他是广东人，而且“文革”前在这里工作过，为勘探海底油田，他曾挨过南海的风浪。更使高副省长惊奇的是，引进这项世界一流的海上石油勘探新技术工程，竟是眼前这位祖籍广东的华裔专家创造发明的；他曾获得依灵顿国际发明奖金。他是享有国际盛誉的技术权威。

高力带着惊喜的神情，再打量身边的余维国，这位专家年纪不过四十来岁，那张白皙好看的瓜子脸，常挂笑容；那双

睿智聪敏的目光，顾盼自豪，善于思索，使人觉得他不是寻常的人物。但高副省长极力思忖，也无法把“文革”前在这里工作过的余维国，和眼前这位在国际上享有盛誉的美国吉姆士石油公司技术顾问、海上石油勘探的新技术权威联系起来。

高力望着这位年轻有为的华裔专家，又挑起话头说：“余先生，你把自己的科学技术成果，拿回祖国应用，为南海石油勘探开发服务，这是难能可贵呀！这表现了你的赤子之心！”

余维国被说得不好意思了。他下意识地推了推落在鼻梁上的眼镜，思索一下说：“我是炎黄子孙，为了中华的振兴，我应该这样做的。”

高力高兴地点头：“对，对……”

坐在余维国身边的罗杰斯插嘴道：“余总工程师经常想到自己的祖国，想念自己的家乡，他经常给我介绍家乡的情况。他的海上石油勘探新技术工程，在我们公司经过几年的实践试验，终于成功了。他说家乡南海有油田，他要把自己的新技术拿回为家乡南海油田服务……”

高副省长听后高兴地说：“呵，这太好了，余先生心里有自己的祖国呀！”

负责接待的南海石油勘探开发公司负责人王崑山说：“余先生的心里，装着祖国的南海呵！”

王崑山的话，引得在座的人都笑了起来。这个迎宾会，就在宾主说说笑笑的愉快气氛中进行着。余维国虽然身为客人，但在主人热情款待和亲切的交谈下，他心情感到非常兴奋，大有宾至如归的感觉。就连来自异邦的罗杰斯，在这样愉快的欢迎和接待下，也好象回到自己的家里一样。

罗杰斯抽着烟，扫视大厅众人，然后对高力说：“尊敬

的省长先生，这次我能到贵国来工作，为勘探开发南海石油服务，感到非常荣幸！许多来过中国的朋友都这样说：‘中国人是热情好客的。’现在我来到贵国，亲临其境。踏入贵国的土地，就被热情所包围，我亲身领略了贵国好客的快乐！”

高力望了一眼这位黄色卷发、碧蓝眼睛的美国年轻工程师，笑道：“罗杰斯先生，我们中美两国人民一向是友好的，你们来到敝国执行中美技术合作协议，将会进一步加强我们两国人民的友好情谊。”

“OK！”罗杰斯听了，非常高兴地点着头。

余维国受到热情的感染，托了托落在鼻梁上的眼镜，打量着省长，高兴地说：“省长阁下说得很对。这次中美技术合作，是两国人民友谊发展新开端，相信我们一定能搞好这个合作。我和罗杰斯先生一定要在南海找到油田，献出绵力！”

高力高兴地笑起来，说：“太好了！我们非常感谢吉姆士石油公司的合作和支持。过去，我们陈郁省长为开发南海石油操过心，出过力，南海石油资源很丰富，是世界海上石油资源最有广阔前途的主要海区之一。相信我们这次两国真诚技术合作，一定能找出油田来，在南海抱出个‘金娃娃’来！”

“呵，‘金娃娃’，这个形容太好了！太美了！”罗杰斯高兴地呼叫起来。

众人都笑了。

罗杰斯高兴地说：“贵国地大物博，资源丰富，陆地上，海洋里都有油矿。最近香港的报纸，都登了消息，证实中国南海近海有丰富的油矿呢。”

余维国习惯地把搭拉在额前的那绺曲发往脑后一拨，环

视了大家一眼，然后说：“我尊敬的老师、地质专家李四光教授，早就指出中国南海有石油，经卫星探测，从现在掌握的资料来看，中国南海有丰富的油矿。这次我们进行技术合作，找出油田来，我们要从海底把这‘金娃娃’抱上来。”

众人听了，都高兴地热烈鼓掌。

高力给余维国送上香烟，自己点燃了一支，然后问道：“余先生，你是昨天从美国动身的么？”

余维国吸着烟，点点头，说：“是的。昨天我们从旧金山起飞，今天经香港稍作停留，就转换飞机到这里来了。”

“哦，你们日夜兼程赶来，太辛苦了！”高力感激地望望这位华裔石油专家，也看看罗杰斯。

场上的人听了，都向两位宾客投来敬佩的目光。高力又悄悄地关心问余维国道：

“余先生，你的家人在美国么？”

“嗯……呵……”余维国嗯呵了一声，不置可否。高力这一问，似乎触动了这位专家痛苦的回忆，使他突然难过起来，瓜子脸上的笑容顿时消失。

罗杰斯在旁插嘴道：“余总工程师的家属都在大陆呢。”

高力惊喜，连忙问道：“夫人在哪儿工作？”

“这个……这个……”余维国的舌头凝结住了，说不下去，心里更加难过，好看的瓜子脸上笼罩着一层阴影。

“这是怎么回事呢？”高力不解地望望余维国，又看看罗杰斯。

就在这时候，王崑山来到高力身边，对着他的耳朵轻轻地说了句什么，只见高力连连点头。于是王崑山就对余维国说：

“余先生，罗杰斯先生，今晚高副省长为你们远道而

来，执行中美技术合作，表示热烈欢迎，高副省长特设宴为你们洗尘。……现请你们入座。”

余维国和罗杰斯在高力的陪同下，走入宴会厅。大厅里早已摆好了酒席。高力领着他们在酒席上依次坐下。参加宴会的还有南海石油公司、省外经委、省经济特区办的负责人和专家等。

余维国的海上石油勘探新技术工程，是在美国经过多年的海上实地试验，才研究成功的，并获得了国际奖金。几个月前，在广州举办了国际海上勘探性的海上石油勘探开发工业技术展览会。参加展出的有美国、日本、英国和法国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一百七十多家公司。展出的有各种海上石油钻探开采等新技术设备、平台模型和有关仪器、辅助船只、电机等设备。

美国吉姆士石油公司余维国最新发明的海上石油勘探新技术工程设备，参加了这次国际展览会。在这个展览会的科技交流座谈会上，罗杰斯代表公司，将余维国关于近海石油探采的科技论文宣读了，引起了大会内外各界人士和专家们的强烈反应。

南海石油勘探开发公司，经过反复研究，结合南海石油勘探开发，认为余维国所创造的新技术工程设备，是八十年代国际上最先进的，是世界一流的，是南海石油的勘探开发十分迫切需要的。于是就决定引进这项新技术工程，由中国南海石油开发公司 and 美国吉姆士石油公司进行谈判，并签订了中美技术合作协议，共同勘探开发南海石油。

现在，这项新技术工程被引进来了，创造发明者还亲自来到中国指导这项新技术工程的实施，执行中美技术合作协议，这使得省府非常重视。因此，当余维国、罗杰斯首批专

家到达时，副省长高力，代表省府为远道而来的贵宾，设宴洗尘了。

在宴会上，边吃边谈，有说有笑，十分融洽。席间吃了南方的山珍海味，最后以岭南的佳果木瓜和香蕉结束。

高力见客人风尘扑扑，一路上辛苦劳顿，因此，宴会结束后，就吩咐王崑山送余维国和罗杰斯回宾馆休息。

余维国和罗杰斯下榻粤海宾馆。

在今天的宴会上，高力给余维国和罗杰斯敬了茅台酒，大家饮得非常高兴，两人觉得面红耳热了。

当轿车徐徐开出迎宾馆时，余维国和王崑山余兴未了地在车厢里聊了起来。

王崑山对余维国表示歉意，说：“余先生，今天很遗憾，我们公司的总经理方良先生，到北京参加石油会议去了，未能出席宴会……”

“方良先生？”余维国不觉一愣，连忙问道：“是不是过去岭南石油矿区的党委书记方良先生呢？”

“是的。”王崑山点头。

余维国惊喜道：“呵，老方……现在担任南海石油勘探开发公司总经理呀。”

王崑山点头，并望着余维国，问：“余先生，你认识方总经理么？”

余维国脸上泛起激动的神情，高兴地说：“我们不仅是认识，而且是老战友呢。”

“呵，太好了。”坐在王崑山旁边的陪同人员王少华摸摸自己的小分头，立即高兴起来，他的娃娃脸现出兴奋的神采，“现在你们两位老战友，又可以在一起啦！……”

小轿车沿着宽大的马路，向着粤海宾馆开去，马路上人

来人往，十分热闹。街道两旁的夜景，匆匆在余维国的眼前飞驰而过。

余维国在“文革”后期，就离开这个城市，转眼间又十年了。真是“十年一觉扬州梦”，如今又梦幻似地回来了。他以极力搜索的目光，到处张望，想找寻过去的印象和故土痕迹。但眼前这个城市变了，而且变得不认识了。瞧，那宽广的大马路，马路两旁新建的一座座高楼大厦，还有整洁的街市，装璜的商场，热闹的人流，一晃即逝地一一在眼前闪过……

这时，夜幕降临，华灯初上。一闪一闪的霓虹灯，亮出各式各样的巨幅广告，把这座南方城市照得五光十色，如同白昼。在那红绿灯光下，大街上的一股股人流；一双双情侣；一张张欢乐的笑脸……构成了一幅迷人的风情画。这一切又显得如此热闹和谐，为这座南方大城市，增添了繁华和瑰丽的色彩。

余维国以惊喜的目光，向车外张望，注视着这座沉浸在热闹和欢乐中的不夜之城。他看着看着，那英俊好看的瓜子脸上，泛起少有的激动神情。

“呵，这就是我的故乡么？我真的回来了么？不会是作梦吧？”

余维国昨天还在美国的旧金山，可今天却回到亚热带的故土来。起初他还不大相信此刻自己已经置身于祖国了，他以为这是幻觉。但当他看到眼前的一切真实的生活景象时，才意识到自己已坐在汽车上，走在祖国的大地上，欣赏着家乡都市的夜景了。这时，他那兴奋、激动和欢乐的情绪，一起涌上心头。他那宽阔的胸脯，不住地起伏激荡。

王崑山看着余维国英俊的脸上，现出激动的神情，感到

惊讶。他打量对方，不觉问道：“余先生，你看这个城市怎样？”

“变化很大！几乎认不出来了！”余维国笑了笑，习惯地用手推了推落在鼻梁上的眼镜，“十多年前，我离境时，这里还是非常荒凉的。”

身边的罗杰斯若有所感地插嘴说：“从报纸上知道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正在争分夺秒搞四化建设，广东正在试办经济特区，引进外资和技术，相信这会给这个城市带来很大的活力吧？”

王崑山同感地点头说：“是的。如果没有改革开放政策，这城市不会有今天这么大的变化，也不会有今天这样的昌盛繁荣。”

“对，对。”余维国连连点头，高兴地笑了起来。

车厢里扬起一片欢乐的气氛。

汽车转了弯，向着两旁绿树浓荫的马路继续驶去。忽然，在余维国视线内，出现了一座十多层高的大酒店，十分堂皇富丽，很有气魄，不觉愣了一下。因为在他过去的印象里，这里是市郊，是枪毙犯人、埋葬死人的地方，过去市民们很少到这里来的。可现在这里完全改观，竟变成高楼连片，大厦成群的繁华市区了。这座大酒店平地崛起，巍峨雄伟。在这大酒店的旁边，接连盖了许多高楼大厦，向远处郊区伸去。

余维国扶了扶落在鼻梁上的眼镜，认真注视着这座大酒店。它是现代化建筑的格调，屋顶四周，采用我国古代建筑艺术，缀上金黄色的琉瓦飞檐，墙上装饰着壁画。古代的艺术建筑，与现代风格，得到和谐的统一。它在霓虹灯的反映下，熠熠生辉，大放异彩。

余维国越看越高兴，他仔细地看了一下酒店的名字：羊城大酒店。转脸对身边的王崑山高兴地说：

“王先生，这座大酒店，真有气魄，够国际水平。它可以同美国的五星酒店媲美！它开业不久吧？”

王崑山答：“刚刚开业。”

余维国说：“在祖国能看到这样豪华的酒店，真是令人高兴呵！”

王崑山点头说：“这是实行改革开放后，引进外资和技术才搞起来的。这座大酒店是香港一家财团投资的。”

“哦——”余维国为祖国实行开放政策，大胆引进外资和技术，兴办企业，带来经济繁荣而感到高兴。

王崑山继续说：“近年来，实行开放政策，创办了深圳、珠海、汕头经济特区，经济被搞活了，旅游业得到大大的发展。在这个城市里，除了这座大酒店外，香港的财团还投资建了两座同样豪华的大酒店呢！”

余维国赞叹道：“好！这个做法好！用你们的话来说，实行改革开放政策，是发展国民经济的好办法。金融和技术都是具有国际性的，谁都可以利用。我们看到好的先进的技术，就应该大胆引进，‘为祖国所用’嘛！”

罗杰斯插嘴说：“过去贵国闭关自守，凡是外来的东西，都说是资产阶级的，一律拒之门外，这样就捆住了自己的手脚。现在回头一看，世界都在突飞猛进了，贵国仍在原地踏步，那就大大吃亏了。”

余维国同意自己助手的看法：“世界在不断地发展变化，如果先进的科学技术不敢引进，信息又不灵通，必然会固步自封，被时代甩到后面去！”

王崑山同感地说：“是呀，我们过去就是吃了闭关自守

的大亏。我们和别的国家相比，经济大大落后就不用说了，就科学技术方面的差距就更大了。现在中央英明，实行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的政策，大胆引进了外资和技术，这样就把经济搞活了。”

坐在车厢后座的王少华跟着插嘴说：“如果不是开放政策，我看就不可能有中美技术合作协议，余总工程师的海上石油勘探新技术设备，也就不可能引进来。”

余维国上车时没有注意王少华，如今听他说了这一番有见地的话，就着意地看了他一眼，觉得这个青年小伙子很文静，长着一副娃娃脸，一双聪慧的大眼睛。一般沉默不发言，但一发言就很有分量。余维国对他产生了兴趣，问：“你叫什么名字。”

王少华腼腆地说：“王少华。”

王崑山连忙介绍说：“他是我们公司的工作人员。”

余维国高兴地点头：“很好，能认识你很高兴。”

王少华不禁受宠若惊，脸颊红了起来，心想：这位国际石油专家，对人这么热情，对我这个微不足道的小伙子还这样客气呢！于是他就壮起胆子说：“余总工程师，我读过你有关海上石油勘探的著作。”

“非常感谢！”余维国从前座伸出手，和后座的王少华握手。

王少华的娃娃脸泛起少有的感激神情：“我想向你学习海上石油勘探技术。”

余维国高兴地：“呵，将来我们是同行。”

罗杰斯欣赏地望了王少华一眼，觉得这个青年很可爱，说：“余总工程师是国际石油专家，如果你真的对海上石油勘探有兴趣，就跟余总工程师学。我也是跟他学出来的。”

“太好了！”王少华高兴地说。

小轿车继续沿着宽阔的马路，高速前进。

余维国又挑起刚才谈论的话题，说：“近十年来，国际上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尖端科技项目不断出现，而我们祖国和先进的国家相比是落后了，怎么办？我认为需要努力追！拼命赶！其中一个办法就是按‘为我所需，为我所用’的原则，把别人的先进科技引进来，甚至可以把它改造成成为我们的东西，来填补我国的空白。”

王崑山赞赏余维国的论点，说：“余维国总工程师说的对呀！但在早几年，国家还未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一谈到外国的东西，就说是资产阶级，引进外国的东西，就给扣上崇洋媚外，甚至是卖国主义的帽子！在‘四人帮’时期，你的海上石油勘探新技术工程，就不可能被引进来，甚至连想也不敢想呀，哈哈！”

大家一阵大笑。

余维国抬眼向车外张望，大街两边都有日本“三洋”、“东芝”、“乐声”，以及美国菲勒电器公司等大幅广告牌。这些巨大的广告牌，有的焊在新起的大厦屋顶的铁架上。霓虹灯一闪一闪的，放射出红绿的光芒，十分耀眼，远远都可看到。马路两边竖起的铁架上，有黑龙江、四川、甘肃、上海、北京等外地的名牌产品广告。它们一个挨着一个，都用各种新颖图案设计，吸引观众。美国的“万宝路”、英国的“5 5 5”等香烟的宣传广告做得更为到家，除了在马路上做广告牌外，连宾馆的烟灰缸，装东西的塑料袋，马路上的太阳伞，甚至人们的T恤，都印上他们的宣传广告。他们为了广泛宣传，真是无孔不入。

余维国看着，感到这个古老的城市，充满了生机活力，

一种新时代的气氛扑面而来。现在进行改革开放，冲破了过去沉闷的局面，经济开始复苏，人民喜气洋洋。经过这场史无前例的浩劫，国家采取了正确的政策，以很短的时间，使国家经济走向繁荣，人民生活走向富裕，而且开始迈开新的步伐，为振兴中华，努力拼搏。这不能不是伟大的奇迹呵？！

王崑山看着余维国在沉思，想起什么，问：“余先生，如果不是引进你的海上勘探新技术，你会回来么？”

“这……”余维国被问住了，怎样回答呢。他那瓜子脸上现出难色。他沉思片刻，说：“我应该回来，因为我是中国人，而且我是祖国培养的。我今天有如此成就，是祖国培养的结果。”

王崑山惊喜，不觉敬佩地点点头。

此时，汽车转入滨江大马路，继续前进。

王崑山的问话，撩起余维国心里的愁思，使他内心激动着。他把脸对着窗外，那沿途马路的灯光、行人、楼房……在他眼前流逝。他边看，边在思索，他在问自己：“余维国呵，你不是在十年浩劫中离开这里的么？如今你回来了，是为了什么呢？”